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農政全書卷六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寶汝翼

編修<sub>臣</sub>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吳裕德

謄錄監生<sub>臣</sub>何延禮

欽定四庫全書

農政全書卷六

明 徐光啟 撰

農事

營治上

齊民要術曰凡人家營田須量已力寧可少好不可多  
惡假如一牝牛總營得小畝三頃據齊地大畝一頃三  
十五畝也每年一易必須頻種其雜田地即是來年穀

資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且須調習  
器械務令快利秣飼牛畜常須肥健撫恤其人常須歡  
悅觀其地勢乾濕得所凡秋收了先耕蕎麥地次耕餘  
地務遣深細不得起多看乾濕隨時蓋磨著切見世人  
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乏水雪連夏亢陽徒  
道秋耕不堪下種無問耕得多少皆須旋蓋磨如法如  
一損牛兩個月秋耕計得小畝三頃經冬加料餵至十  
二月內即須排比農具使足一八正月初未開陽氣上

即更蓋所耕得地一遍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即須加糞糞之其踏糞法凡人家秋收後治糧場上所有穰穀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每平坦收聚堆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即堆聚計經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車糞

玄扈先生曰不止牛也凡猪羊皆敝此作而以灰及雜草歲布之

至十二

月正月之間即載糞糞地計小畝畝別用五車計糞得六畝勻攤耕蓋著未須轉起自地亢後但所耕地隨向蓋之待一段總轉了即橫蓋一遍計正月二月兩個月

又轉一遍然後看地宜納粟先種黑地微帶下地即種  
糙種然後種高壤白地其白地候寒食後榆莢盛時納  
種以次種大豆油麻等田然後轉所糞得所耕五六遍  
每耕一遍蓋兩遍最後蓋三遍還縱橫蓋之候昏房心  
中下黍種無問穀小畝一升下子則稀概得所候黍粟  
苗未與壠齊即鋤一遍黍經五日更報鋤第二遍候未  
蠶老畢報鋤第三遍如無力即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  
第四遍油麻大豆並鋤兩遍止亦不厭旱鋤穀第一遍

耕料定每科只留兩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

玄扈

先生曰古一尺大約今一尺三寸有餘後齊民要術中尺寸微比

兩壠頭空務要深細

第一遍鋤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較淺於

第二遍第四遍較淺

齊民要術耕田篇曰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從口從十  
阡陌之制也耕種也從來井聲一曰古者井田劉熙釋  
名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犁利也利發土絕草根耨  
似鉏以耨禾也斲誅也主以誅鉏根株也凡開荒山澤

田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即放火至春而開墾其林木大者剷殺之葉死不扇便任耕種三歲後根枯莖朽以火燒之耕荒畢以鐵齒鋤耨再遍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明年乃種為穀田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為佳若水旱不調寧燥不濕

燥雖耕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塔

湖洛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速鋤耨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春

耕尋手勞

古曰耨今曰勞說文曰耨摩田器今人亦名勞曰摩秋耕待白背勞多

風若不尋勞地必虛燥秋田墾實墾勞令地硬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累蓋言澤難遇喜天時故也桓寬鹽鐵

論曰茂木之下無豐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犁欲廉勞

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欲再犁廉耕細牛復不疲再

秋耕掩青者為上

比至冬月青草

復生者其美與小豆同也

初耕欲深轉地欲淺

耕不深地不熟轉不淺動生土也

管

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

踐則浮根

七月耕之則死

非七月復生矣

凡

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穰

美懿反漫種也

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

農桑輯要曰一石大約今二斗七升十石今二石七斗有奇也後齊民要術中石斗微此

其美與蠶

矢熟糞同凡秋收之後牛力弱未及即秋耕者穀黍稷

梁秫爰之下即移羸速鋒之也恒潤澤而不堅硬乃至  
冬初嘗得耕勞不患枯旱若牛力少者但九月十月一  
勞之至春摘種亦得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  
秋以收歛雜陰陽書曰亥為天倉耕之始呂氏春秋曰  
冬至後五旬七日莒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  
耕高誘注曰莒  
菖蒲水草也淮南子曰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  
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  
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耕織之物若耕織始初甚勞

終必利也衆又曰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縫裳  
無其事而求其功難矣汜勝之書曰凡耕之本在於趣  
時和土務糞澤旱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  
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  
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  
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廬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  
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  
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椓櫟木長尺二寸埋

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極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蘭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旱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即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

鋤治反為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垆名曰脂田  
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皆傷  
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六月  
再耕七月勿耕玄扈先生曰古治田者歲易故可夏耕  
今居廣虛之地者宜仍用古法若麥田  
種秋苗自然五六  
月耕不待論也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三六

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  
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  
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上長冒櫟陳根可拔  
急菑強土黑廬之田二月陰凍畢澤可菑美田緩土及  
河渚水處三月杏華勝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  
可菑麥田崔寔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  
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  
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犁轅長四尺  
迴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將耕一人下種二  
人挽耬凡用兩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

此按二犂共一牛若今三脚樓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濟州迤西猶用長棘犂兩脚樓長棘耕平地尚可於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迴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犂之柔便也兩脚樓種壟稅亦不如一脚樓之得中也

農桑通訣墾耕篇曰墾耕者農功之第一義也墾除荒

也耕犂也

古文耕作畊蓋古井田之制今從未井聲故作井

凡墾闢荒地春曰

燎荒

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起地氣通閏草芽欲發根荻柔脆易為開墾

夏曰掩青

夏曰

草茂時開謂之掩青可當草糞但根鬚壯密須籍強牛乃可蓋莫若春為上

秋曰芟夷

其次秋暮

草木叢密時先用鋤刀徧地芟倒暴乾放火至春而開墾乃省力

如泊下蘆葦地內必

用剗刀引之犂鑿隨耕起撥

音伐

特易牛乃省力沾山或

老荒地內科木多者必須用鋤斫去餘有不盡根

俗謂

之埋頭科也

當使熟鐵煅成鑱尖

套於退舊生鐵鑱上

縱遇根株不至

擘缺妨誤工力或地段廣濶不可徧剷則就斫枝莖覆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礮礮或輓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掙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剷殺之

謂剝斷樹皮其

樹立死

葉死不扇便任種蒔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

則通為熟田矣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

至而夷之秋繩

去聲

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書

蕝作夷謂芟草也

又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剥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剥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草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犂道淺深麓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塹麓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唯得中則可耕荒畢以鐵齒鋤鋤過漫種黍稷或脂麻綠豆耙勞再徧明年乃中為穀田今漢

河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脂麻等種有痛收  
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  
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  
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歲所  
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閑既久地力有餘苗稼榮茂子粒  
蕃息也諺云坐費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除荒  
墾闢之功如此若夫耕犁之事又有本末上古聖人制  
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

之詩曰亦服爾耜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  
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犂一牛則  
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

玄扈先生曰三犂一牛者樓犂非耕犂也

周禮遂人治野以時器勸忙言農夫之耕當先利其器  
也故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又曰有略其耜俶  
載南畝周禮車人為耒耜耜有三等今易耒耜而為犂  
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犂箭箭  
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犂稍稍一而已然則犂之為器

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畧也農書云早田獲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為其藁秸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為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

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

所耕地內先並耕兩犂塹皆內向合為一塊謂之浮犂自浮犂

為始向外繳耕終此一段謂之一繳之外又間作一繳耕畢於三繳之間歇下繳却自外繳耕至中心劃作一

畛蓋三繳中成一畛也其餘欲耕平原率皆倣此

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濶

狹不等以一犂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

高田早熟

八月燥耕而燠之以種二麥其法起塹為犂兩犂之間自成一畛一段耕畢以鋤橫截其犂洩利其水謂之腰溝二麥既收然後平溝畛蓄水深耕俗謂之再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畢即乘天晴無水而耕之節其水之淺深常令塊塹半出水面日暴雪凍土乃酥碎仲春土膏脈起即再耕治又有一等水田泥淖極深能陷牛畜則以木扛橫亘田中人立其上而鋤之南方人畜耐暑其耕四時皆以中晝

此南北地勢

之異宜也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  
有肥磽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  
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  
制如此非獨以為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  
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之農夫  
既不如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財力之相  
稱而無鹵莽滅裂之患則豐壤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

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則田功修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

種蒔直說云古農法犁一櫛六今人只知犁深為功不知櫛細為全功櫛功不到土麓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立根在麓土根土不相着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等諸病櫛功到土細又實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

着自耐旱不生諸病

韓氏直說曰為農大綱一則牛欺地二則人欺苗牛欺地則所種不失其時人欺苗則省力易辨反是則徒勞無益矣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攪縱橫攪之然後插犁細耕隨耕隨撈至地大白背時更攪兩徧至來春地氣透時待日高復攪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無雨時至便可下種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

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

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

易榮

玄扈先生曰月令地氣沮泄之說為近若寒暖之氣豈能掩在地中乎

遇秋天氣寒

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薄

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依前耕

櫛

農桑通訣耙勞篇曰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勞

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

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  
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耜勞之  
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齊民要術云耕荒  
畢以鐵齒鏤再徧耜之蓋鐵齒鋤鏤已為之先再用耜  
鋤鏤而後勞之也今人但耕地畢破其塊撥而後用勞  
平磨乃為得也齊民要術云耕地深細不得趣多看乾  
濕隨時蓋磨待一段總轉了橫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  
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

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

不至全損緣蓋磨數多故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

白背勞

蓋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燥  
秋田濕濕速勞則恐致地埂

又曰耕欲廉勞

欲再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

不如棄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

乏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耙勞之功

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

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帖齒鍋鍤縱橫

耜而勞之耜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草塞齒則傷  
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  
水田轉畢則耜耜畢則抄抄見農器譜故不用勞其耕種陸

地者犁而耜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耜後用勞乃無遺功  
也北方又有所謂撻者與勞相類齊民要術云春種欲

深宜曳重撻

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

雖生夏氣熱而速曳

撻遇雨必致堅垆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須  
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曳打場圃極為平實今

人凡下種耬種後惟用砵車碾之然執耬種者亦須腰  
繫輕撻曳之使攏土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  
浮者亦宜撻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于耙  
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北習俗不同故不知用  
撻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  
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耙亦有不知用撻者今並載之  
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偏廢然後治田之法可得  
論其全功也

農桑輯要曰治秧田須殘年開墾待水凍過則土酥來

春易平且不生草平後必晒乾入水澄清方可撒種則

種不陷土中易出

玄扈先生曰落秧宜清  
易拔落散宜濁易生根

壅田或河泥

或麻豆餅或灰糞各隨其地土所宜

麻豆餅畝三十斤  
和灰糞棉餅畝三

百斤插禾前一日將棉餅化開  
勻攤田內杪然後插禾或草

齊民要術收種篇曰凡五穀種子浥鬱則不生生者亦

尋死種雜者禾則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糴賣以雜

糴見疵炊爨失生熟之節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粟

黍稷梁秫常歲別收選好穗絕色者函封高懸之

玄扈

先生曰收種特宜密藏晉人云函封多不生謬也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

子穰耨種一斗可種一畝量其家田所須種子多少種之其別種種子嘗須加鋤

鋤多則無秕也先治而別埋先治場淨不雜害埋又勝器盛還以所治穰草蔽

窖玄扈先生曰窖藏為佳者土中恒受生氣故將種前二十許日開出水洮

浮秕去則無莠即曬令燥種之依周官相地所宜而糞種之周

官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鄭玄注曰

土化之法化之使美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凡糞種驛剛用牛赤

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貍勃壤用狐埴墟

用豕彊藥用蕒輕爨用犬

此草人職鄭玄注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

緹色也渴澤故水處也瀉鹵也貍獐也勃壤分解者埴墟粘疏者彊藥強堅者輕爨輕脆者故書駢為挈墳作蠶杜子春挈讀為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為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蠶鼠也壤白色蕒麻也玄汜勝之書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蟲也取謂墳壤潤解

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強者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治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

擇高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燥處苗則不敗

農桑輯要曰汜勝之書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好蚘等蟲也薄而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

禾種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

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

玄扈先生曰如此農家宜種附子今成都彰明

縣民間多種之不營他業也

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

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種如麥飯狀  
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乾明日復溲天陰

雨則勿澆六七澆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  
以餘汁澆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  
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  
於地中治穀如此則收常倍

玄扈先生曰北方斤鹵之地最宜積雪地方多春旱

故也

農桑通訣播種篇曰書稱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詩言降之種稂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蓋言天  
相后稷之功也後之農家者流皆祖述之以至于今其

法悉備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稂之種周  
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農書云種蒔  
之事各有攸序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  
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  
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桑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  
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豆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  
萊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  
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地勢有良薄山

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  
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  
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  
黑墳宜麥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  
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為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  
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秬二者布  
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粟無秕不雜穀子晒乾  
部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別貯浸之三日

漉出納草蒿中晴則暴暖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遂一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樓種畝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穀盛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約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

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隴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砵車隨耬種子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栽種者竅鉢貯種隨行隨種務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剋撻暑夏最為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又曰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則是五穀之外蔬蓏亦不可闕者故穀不熟曰飢

菜不熟曰饑物理論云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菜果各二十種共為百穀蓋蔬果之實所以助穀之不及也是故烹葵食瓜乃繫之豳風農桑之詩畜菜取蔬互見於月令收歛之後然地有肥瘠能者擇焉時有先後勤者務焉

若夫種蒔之法姑畧陳之凡種蔬蓀必先燥爆其子地不厭良薄即糞之鋤不厭頻旱即灌之用力既多收利必倍大抵蔬宜畦種蓀宜區種畦地長丈餘廣三尺必

種數日斲起宿土雜以蒿草火燎之以絕蟲類併得為糞臨種益以地糞治畦種之區種如區田法區深廣可一尺許臨種以熟糞和土拌勻納子糞中候苗出料視稀稠去留之又有芽種凡種子先用淘淨頓瓢瓢中覆以濕巾三日後芽生長可指許然後下種先於熟畦內以水飲地勻摻芽種復篩細糞土覆之以防日曝此法菜既出齊草又不生

玄扈先生曰非草不生也草生遲於菜不得同孔而出

少而易鋤矣

凡菜有蟲搏苦參根併石灰水潑之即死苟能依上法種蔣非止家可足食餘者亦可為資生之利

農政全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農政全書卷七

明 徐光啟 撰

農事

營治下

農桑通訣鋤治篇曰傳曰農夫之務去草也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蓋稂莠不除則禾稼不茂種苗者不可無鋤芸之功也又說文云鋤言助

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乃可滋茂詩曰

其鋤斯趙以薈荼蓼按齊民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鋤

鋤

諺曰欲得穀馬耳鋤

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為

良

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大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功亦少

苗出壠則深鋤不

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為暫停

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穀多糠薄米息

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

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

月已後雖濕亦無嫌

春既淺陰米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

矣管子曰為國者使民寒耕而熟芸除草也

又云候黍粟苗未與壠齊即鋤

一徧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徧候未蠶老畢報鋤第三徧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徧脂麻大豆並鋤兩徧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徧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壠頭空務欲深細第一徧鋤未可全深第二徧惟深是求第三徧交淺于第二徧第四徧又淺于第三徧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諺云穀鋤八遍餓殺狗為無糠也其穀畝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其所用之器自撮苗後可用以代

耨鋤者名曰耨鋤

見農器譜

其功過鋤功數倍所耕之田日

不啻二十畝或用剗子其制頗同如耨鋤過苗間有小  
豁眼不到處及壟間草歲未除者亦須用鋤理撥一遍  
為佳別有一器曰鏟營州以東用之又異于此凡耘苗  
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旱耕塊塿苗歲同孔出不可  
鋤治此耕者之失難責鋤也曾氏農書芸稻篇謂禮記  
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蓋  
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

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  
審度形勢先于最上處潄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收  
旋芸之其法須用芸爪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漉  
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荆揚厥土塗泥農家皆  
用此法又有足芸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  
趾塌撥泥上草蕨擁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其功  
與芸爪大類亦各從其便也

玄扈先生曰不  
如手芸之細

今創有一

器曰芸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宜普效之

芸盪是二事  
俱不可已

募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鋤後復有耨  
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稂莠蕒稗雜其稼出蓋  
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

耨即  
芸也

故有耨鼓耨

馬之說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咸十家為率先  
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  
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  
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盂  
酒遞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今採撫南北耘耨之

法備載于篇庶善稼者相其土宜擇而用之以盡鋤治之功也

種蒔直說曰芸苗之法其凡有四第一次曰撮苗第二

次曰布第三次曰擁第四次曰復

俗謂  
添功

一次不至則稂

莠之害秕糠之雜入之營州之內以鋤營州之東以鏟

爰有一器出於鋤者名曰耨鋤撮苗後用一驢帶籠背

挽之初用一人捧慣熟不用人止一人輕扶入土二三

寸其深痛過鋤力三倍所耕之田日不啻二十畝今燕

趙多用之名曰薊子薊子之制又少異于此

薊子第一遍即成溝

子穀根未成不耐旱耨鋤刃在土中故不成溝子第二遍加擗土木鴈翅方成溝子其上分壟穀根擗土

用木厚三寸濶三寸長六寸取成三角樣前為尖頭空一竅長一寸濶半寸穿于鐵鋤柄上壓鋤刀上韓

氏直說如耨鋤過苗間有小豁不到處用鋤理撥一遍

如種黍粟大小豆等田當用一尺三寸寬脚耨耨下種

易使鋤耨故也如種麻麥用狹脚耨耨則可

農桑通訣糞壤篇曰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為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也

玄扈先生曰田附郭多肥饒以糞多故村落中民  
居稠密處亦然凡通水處多肥饒以糞壅便故古者

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  
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

之地瘠薄硤确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

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

非為田不均亦為人不均所以  
稠密之地農人多無立錫廣虛

之野即又務  
廣地而荒之

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

為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  
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

家于秋收場上所有穰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  
之脚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蹂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  
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  
至夏月之間即載糞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  
六畝勻攤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行又有苗糞草糞  
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  
蠶豆  
大麥  
皆好悉皆五六月穰種七八月犁掩殺之為春穀田則畝  
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江淮迤北用為常法草

糞者于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腐爛也記禮有  
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  
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殊不知和泥渥  
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  
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

江南壅田者如

翹莨陵苕皆特種之非野草也恐苜蓿亦可壅稻

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

藁敗葉剝薙枯朽根芟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  
春再三耕耙而以窖罨之肥壤雍之麻粃

舒榛反

穀穀皆

可與火糞窖罨穀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撮種其火糞積上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

肌之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于草木

毛羽和擣湯積之久則清腐如

欲速漬置韭菜一握其中明日爛盡矣

下田水冷

不論下田近泉源處即冷

亦有用石

灰為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

下田水不得冷惟山田泉水未經日色則冷閩廣用

骨及蚌蛤灰糞田亦因山田水冷故也為山田者宜委曲導水使先經日色然後入田則苗不壞

然糞

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反為害矣火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埽檻窖熟而後用之

雖熟亦不得過多多用者須臘月下之

其田

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杓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檐去同火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土壤氣脉其類不一肥沃磽确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

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土  
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粟土壤雖異治  
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  
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為簷楹以避風雨飄浸屋中  
必鑿深池甃以磚甃凡掃除之草蕨燒燃之灰簸揚之  
糠粃斷葉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凡欲播  
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疏把撮之待其苗長  
又撒以壅之何物不收為圃之家于厨棧下深濶鑿一

池細甃使不滲洩

細甃有良法宜用水庫法造之

每春米則聚礬簸穀

殼及腐草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漉泔淀

漚久自然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芋因以肥桑愈久

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

要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諸

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稼穡倍收

桑果愈茂歲有增羨此肥稼之計也

北土不用糞壤作此甚有益

夫

掃除之隈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為膏潤唯

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方地理所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農桑通訣灌溉篇曰昔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後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此禹平水土因井田溝洫以去水也後井田之法大備于周周禮所謂遂人匠人之治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

川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故田畝之水有所歸焉此去水之法也若夫古之井田溝洫脈絡布于田野旱則灌溉潦則泄去故說者曰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又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

水藏即後世之水櫃

考之周禮稻人掌稼

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鬴蓄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此又平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

也後世灌溉之利實昉於此至秦廢井田而開阡陌於  
今數千年遂人匠人所營之迹無復可見惟耨人之法  
低濕水多地猶祖述而用之天下農田灌溉之利大  
抵多古人之遺跡如關西有鄭國白公六輔之渠關外  
有嚴熊龍首渠河內有史起十二渠自淮泗及汴通河  
自河通渭則有漕渠郎州有石史渠南陽有召信臣鉗  
盧陂廬江有孫敖芍陂潁川有鴻隙陂廣陵有雷陂浙  
左有馬臻鏡湖興化有蕭何堰西蜀有李冰文翁穿江

之迹皆能灌漑民田為百世利興廢修壞存乎其人夫  
言水利者多矣然不必他求別訪但能修復故迹足為  
興利此歷代之水利下及民事亦各自作陂塘計田多  
少於上流出水以備旱涸農書云惟南熟于水利官陂  
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壑音曷水蕩難以數計大  
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漑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壩上置水  
閘以備啟閉若塘堰之水必置壅音塞竇以便通泄此水  
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

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架  
竹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者若  
不灌及平澆之田為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  
車之田又為次也其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  
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傅子  
曰陸田者命懸于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  
陸田獨不可灌乎古井  
田之法皆為陸田也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  
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

利也方今農政未盡興土地有遺利夫海內江淮河漢之外復有名水萬數枝分派別大難悉數內而京師外而列郡至於邊境脉絡貫通俱可利澤或通為溝渠或蓄為陂塘以資灌溉安有旱暵之憂哉復有園田及圩田之制凡邊江近湖地多閑曠霖雨漲潦不時淹沒或淺浸瀰漫所以不任耕種後因故將征進之暇已戍于此所統兵衆分工起土江淮之上連屬相望遂廣其利亦有各處富有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

地率有千頃旱則通水澇則洩去故名曰圍田又有據

水築為堤岸復疊外護或高至數丈或曲直不等長至

彌望每遇霖潦以圩水勢故名曰圩田

此等初為人利久而漸多亦或

妨于儲水詳浙中復鏡湖議可見也至如北土淀水至多急而營之此而慮其為鏡湖也尚早內有

溝瀆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頃此又水田之善者

又如近年懷孟路開浚廣濟渠廣陵復引雷陂廬江重

修芍陂似此等處畧見舉行其餘各處陂渠川澤廢而

不治不為不多倘能循按故迹或創地利通溝瀆蓄陂

澤以備水旱使斥鹵化而為膏腴污藪變為沃壤國有  
餘糧民有餘利然考之前史後魏裴延雋為幽州刺史  
范陽有舊督亢渠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皆廢延雋營  
造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今其地京都所在尤宜  
疏通導達以為億萬衣食之計故秦渠若其畧曰鄭國  
在前白渠起後舉插如雲決渠為雨且溉且糞長我禾  
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夫舉事興工豈無今日之延雋  
倘有成效不失本末先後之序庶灌溉之事為農務之

大本也

農桑通訣勸助篇曰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蓋惡勞好逸者常人之情偷惰苟且者小人之病上之人苟不明示賞罰以勸助之則何以獎其勤勞而率其怠倦歟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罰以二里二十五家之泉也田不耕者出屋粟謂罰以三家之稅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雖閑民猶當出夫稅家稅也閭師言無職者出夫

布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植者無櫛不蠶者  
不帛不績者不衰先王之于民如此豈為厲農夫哉凡  
欲振發而飭其蠱孽使之率作興事耳是以地無遺利  
民無趨末田野治而禾稼遂倉廩實而府庫充則斯民  
寧復有餓莩流離之患哉月令孟春之月命田司相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孟夏勞農勸民  
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季冬命田官告民出五  
種命農計耦耕事古人之于農蓋未嘗一日忘也後世

勸助之道不明其民往往去本而趨末故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說一興天下之民勇于棄耒耜而爭販鬻婦人舍機杼而習歌舞惰游末作習以成俗一遇凶飢食不足以充其口腹衣不足以蔽其身體懷金形鵠立以待盡者比比皆是昔成王適于田以其婦子之饁彼南畝攘其左右而嘗其旨否愛民如此田野安得而不治黍稷安得而不豐文帝所下三十六詔力田之外無他語減租之外無異說

逐末之民安得而不務本太倉之粟安得而不紅腐此  
上之人重農如此至于承流宣化之官又在于守令之  
賢各盡其職勤如勸課務求實效及覽古之循吏如黃  
霸之治潁川勸種樹樹謂樹藝五穀龔遂之治渤海課農耕何  
武行部必問墾田茨充為令益治桑柘召信臣治南陽  
開溝瀆為民利任延治九員易射獵為牛耕張堪守漁  
陽開稻田皇甫隆治燉煌教耨犁此先賢勸助之迹載  
諸史冊今天下之民寒而思衣皆知有桑麻之事飢而

思食皆知有稼穡之功則男務耕鋤女事紡織蓋有不待勸而後加勤者況諄諄然諭之懇懇然勞之哉況又加實意行實惠驗實事課實功哉如或不然上之人作無益以妨農時斂無度以困民力般樂怠傲不能以身率先于下雖課督之令家至而戶說之民亦不知所勸也今長官皆以勸農署銜農作之事已猶未知安能勸人借曰勸農比及命駕出郊先為文移使各社各鄉預相告報期會齋斂祇為煩擾耳柳子厚有言雖曰愛之

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種樹之喻可以為戒庶  
長民者鑒之更其宿弊均其惠利但具為教條使相勉  
勵不期化而民自化矣又何必命駕鄉都移文期會欺  
下誣上而自邀功利然後為定典哉

農桑通訣收穫篇曰孔氏書傳云種曰稼歛曰穡種歛  
者歲事之終始也食貨志云力耕數耘收穫如盜賊之  
至蓋謂收之欲速也故物理論曰稼農之本穡農之末  
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也記曰種而不耨耨而不穫譏其不能圖功收終也是知收穫者農事之終為農者可不趨時致力以成其終而自廢其前功乎月令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歛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孟冬之月循行積聚無有不歛至于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皆所以督民收歛使無失時也禹貢曰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蓋納銍者截禾穗而納之納秸者去穗而刈其藁納之也詩言刈穫之事最多臣工詩曰命我衆人庠乃錢鏹奄觀

鉦艾

鉦艾二器  
見農器譜

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言

農功之備也載芟之詩云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良耜之詩云穫之程程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皆言收穫之富也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拋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于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

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遍起楷下場揚子收  
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楷稈再碾  
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  
農家忙併無似蠶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  
值陰雨即為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  
多肝鈔杉去聲用麥綽鈔麥覆于腰後籠內籠滿則載而  
積于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  
倍南方梅天多雨雨時連秔刈豎著屋下候乾若只鈔取穗積之必腐凡北方種粟秋熟

當速刈之齊民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

刈早則  
鋤傷刈

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  
葉爛積晚則耗損連雨則生耳南方收粟用粟鑒摘穗

北方收粟用鎌并藁刈之田家刈畢捆而束之以十束  
積而為橐然後車載上場為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  
束以旋旋鑊穗撻之南方水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  
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詩云十月  
獲稻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獲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  
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剝

刈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杆多則置之笊架待晴乾曝之  
可無耗損之失齊民要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  
糶欲早刈黍欲晚皆即濕踐糶踐訖即蒸而沤之黍宜  
晒之令燥凡麻有黃埽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菽欲晚葉  
落盡然後刈脂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為一叢斜倚之俟  
口開乘車詣田抖擻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  
梁秫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  
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

通變之道宜審行之

農桑通訣蓄積篇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豈非節用預備之效歟冢宰貶年之豐凶以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仞而又以九貢九賦九式均節之取之有制用之有度此理財之法有常而國家之蓄積所以無闕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蓄積者豈非有國之先務乎周禮倉

人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若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闕市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饑以此見先王蓄積皆為民計非徒曰藏富于國也彼有損下以自益剥民以自豐如商王鉅橋之粟隋人洛口之倉所積雖多豈先王預備憂民之意哉大抵無事而為有事之備豐歲而為歉歲之憂是故國有國

之蓄積民有民之蓄積當粒米狼戾之年計一歲一家  
之用餘多者倉箱之富餘少者儋石之儲莫不各節其  
用以濟凶乏此固知堯之時有九年之水湯之時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所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豈皆藏  
于國哉蓋必有藏于民者矣今之為農者見小近而不  
慮久遠一年豐稔沛然自足侈費妄用以快一時之適  
所收穀粟耗竭無餘一遇小歉則舉貸出息于兼并之  
家秋成備稱而償之歲以為常不能振拔其間有收刈

甫畢無以餬口者其能給終歲之用乎嘗聞山西汾晉之俗居常積穀儉以足用雖間有飢歉之歲庶免夫流離之患也傳曰收斂蓄藏節用御欲則天不能使之貧信斯言也近世利民之法如漢之常平倉穀賤則增價糴之不至于傷農穀貴則減價而糴之不使之傷民唐之義倉計墾田頃畝多寡豐年納穀而藏之凶年出穀以賙貧乏官為主之務使均平是皆斂其餘以濟不足雖遇儉歲而不憂飢殍也然嘗考之漢史賈生言于文

帝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彼一時也自文帝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至景帝末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困而民亦富庶人徒見古之蓄積常有餘後之蓄積常不足豈天之生物不如古之多人之謀事不如古之智蓋古之費給有限而後之費給無窮無怪乎有餘不足之不同也

農政全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農政全書卷八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寶汝翼

編修<sub>臣</sub>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吳裕德

騰錄監生<sub>臣</sub>宋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

農政全書卷八

明 徐光啟 撰

農事

開墾

諸葛昇

選貢壽昌人  
定遠知縣

墾田十議曰江淮偏瘠已久流離

觸目可虞謹陳開荒十議以盡地力以厚民生事

兩淮  
古昔

與兩江兩浙等何以至是照得卑職受事此中三閱歲於茲熟計利

弊其有民生最利時事最急者則無如墾田一議墾田在西北為利而在鳳陽一屬尤利之利者也竊見鳳屬頻年以來旱澇為祟螟螣再罹疫癘流行道殣相繼小民蕭條滿目則徼鄉土之思生計無聊則寡性命之樂以故慄悍輕生離鄉遠竄者十之七而迫窮為盜偷延喘息者十之三斯時也彼已不自用其命而督之以科條威之以箠楚又將安用之則有操之以法度莫如養之以膏澤膏澤者墾田是也田墾則民自聚民聚則財

自豐膏澤行而法度有所恃矣此無他貨利者此中之不足而隴畝者此中之有餘因其有餘而開之則於勢易更從其有餘而收之則為功倍也以此謹撫墾田十議以備採擇施行

一築塘壩以通水利

古者畫井而田圳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逆壅順洩而皆取利於水今淮以南田無宿水靠雨為秋而陂塘壩堰之利修築不時疏通無法以致雨驟則狂瀾四

溢助河為虐稍乾則揚塵澗底赤地如焚而旱澇皆以  
為民害豈直地勢使然哉卑職莅任三稔皆遇旱預計  
水利為築陶家堰楚漢泉等壩十數處凡近壩之田得  
水灌溉俱獲全熟及秋後淫霖支流就壑而亦無衝決  
之虞是築堤明驗也

為其事無其功者未嘗觀之也

第州縣有簿書之

繁修築有工食之費巡行阡陌動經旬日一處不督理  
而小民之偷惰者如故矣合無責治農一官專司水利  
遍歷郊圻尋往昔舊跡如池塘之開塞者開濬之溝澮

之壅滯者疏導之灣澗間視地之高下為堰之淺深而  
隄之間之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水  
由地中行無枯竭亦無泛濫而荒土皆沃壤矣

鳳陽之水無可

激取者不過用  
孺東兩成語耳

### 一設廬舍以復流移

江淮歲罹災祲貧民糊口四方逃竄境外郊野幾為一  
空間有招集拊循稍稍復業者隴畝雖荒故土猶在惟  
是廬舍數椽原係草土築成初無棟宇完固歲月既久

風雨摧淋遂成圯壞修築限於無資食息苦於無地徬徨四顧寧無轉徙之他哉議量於荒田最多之處或鄉落寥廓之場量動無礙修理官銀為蓋草房每處約百十餘間使受廛之衆襁褓而來者咸得棲身而托足焉則往來行旅無戒於途犬吠雞鳴相聞於境生齒漸至庶蕃而草萊可以漸闢矣

一借籽種以時播插

照得頻年蝗旱二釜不登民間擔石之儲方罄出以供

枵腹豈復留餘為播種計乎及無種下田始借貸於有力之家倍其息猶靳弗與者貧民計所收不足償所貸而且苦於無貸則有舍己之田代人耕作及去而之他者比比然矣本縣每春夏之交借種四五千石至六月中猶有借晚種而佈者雖得升合如獲珠璣誠籽粒之艱也合無預設種子一倉大州縣約十處小州縣約五六處每倉約稻一千石歲稔賑濟不與焉專以待開荒者給借之法則酌戶內人口之多寡及所墾田畝之廣

狹以為差實有田如千畝始給種如千石而收成之際  
一視歲之荒歉為息之厚薄大豐則三息之次豐則二  
息之僅豐則一息之不豐不歉則收其本而蠲其息如  
或大歉則并其本而蠲之至於杜冒濫稽真偽則責成  
於鄉約保甲長官惟為綜核焉借種之大畧備是矣  
一蕃樹畜以厚生殖

王者之政不過制田里教樹畜而已況議樹畜於江北  
較江南尤易江南寸土無閒一羊一牧一豕一圉喂牛

馬之家鬻芻豆而飼焉江北則林多豐草澤盡菹如縱  
馬放牛可以無人牧圉使倣養伍字之法而牲畜不遍  
野乎江南園地最貴民間蒔葱薤於盆盎之中植竹木  
於宅舍之側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藪共爭誰能餘  
隙地江北則廢圃荒畦鞠為茂草深陂廣澤一望惟蓼  
蘋耳使盡開百穀之利而一蔬一菓皆民食也民有自  
然之利相安於愉惰而不興地有不盡之力竟同於稿  
壤而莫取比饑寒切身流離遠去始覓草根木實以延

旦夕之喘何不早計乎議於數口之家必畜雞豚牛羊  
之利開荒而外每種蔬菜花麻各一畦有隙地者仍種  
種梨棗桑柳等木保甲長一一籍記鄉約彙送州縣稽  
查行之不十年而江淮皆樂土矣

此吾太祖之令甲有司之職事也後稍凌

夷當朝覲造冊則虛捏報數今都不省視  
并紙上栽桑云云人間亦不知為何語

一總軍屯以覈規避

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軍荒者十之七民荒者州縣  
督馬軍荒者有司過而不敢問揆厥所繇曰此田係某

伍下積負徵糧而逃者也領其田必且償其負而民不敢佃又曰此攤荒已久開墾必大費誅鋤之力比方成熟而本軍還奪焉而民不敢佃所以一望膏腴之地坐視為黃茅紅蓼之區則已耳然亦有本軍召佃而貽累更多本軍糊口所急先期執券收兌二糧以供枵腹及旗甲徵收屯官勒比而上納不前則又藉口為某某百姓所占本官不察謬呈倉屯督儲等衙門批行所在官司株連蔓引罄產重輸小民無收獲之利而先受賠累

之苦不有視軍屯為陷窳者乎合無自今伊始凡有佃  
屯認糧者取其合同文券陳告管屯衙門准給印信執  
照仍置印信文簿登記查攷民以所給印信文約投本  
縣掛號亦置文簿登記叅核俾民得安心開墾儘力耕  
種收熟之時照所佃糧額竟赴管屯衙門當官完納請  
給印信實收隨以實收赴縣掛號額糧外每畝量出錢  
若干文以為屯造幫掄之費亦於交納時交付本軍附  
載印信實收之後此外不得重科以滋煩擾開墾之後

須佃種十年方許更易不得因成熟有利而遽奪之底

公私兼足軍民兩利矣

北方土地雖曠莽然棄置不耕者獨鳳陽為多皆軍屯也此條

良是要其根本尤在子粒額重故在軍累軍在民累民天下軍皆然也必廟堂主計者知開墾勝於拋荒大有更張則屯政乃可問矣

一禁越告以專農業

江北田地拋荒半由訴越拖累一詞入官株累者必數人一詞未結守候者必數月而三時已奪矣況軍民雜處詞訟交搆凡遇關提多占怯不發而勢必批行於各

屬遠控於隔江小民之畏赴各屬赴隔江也猶其畏赴湯火也更必分控於上司以抵之故有一人而數處行提者一罪而數處發落者貧民將安所奔命焉自非雉經自盡則有迷門而竄矣一竄之後前案照提數年之內永不敢歸而所遺田地俱荒而三徵四差復貽賠累於本戶而本戶亦竄矣則由各屬之自立藩籬而不由一體關會也本縣詳議凡各軍民詞訟自下而上俱乞批原籍問理如遇批發隔屬容請改批或情輕事小已

經本處斷結者竟註銷則軍民不苦於拖累而農業得專矣

一嚴保甲以專責成

今之保甲即古之井田也井田之制久湮而出入守望相相助之意不可倣而行乎本縣議每巨鎮大集人烟湊集之處則拆為數井人烟稀少鄉村聯絡之處則合為一井孤懸遠僻之處則自為一井每井之內推一有行者為甲長推一有力者為保長若處中宮然而以

八家翼之非為不法同井之人得以覺察糾舉甲保長轉聞之官或朋比容隱為他人所告發或官府另有所咨訪則一井與本犯同罪又責令同井之人或遇火盜必互相救援爭忿須為解分不得坐視當耕種收穫之時緩急相周各相幫助如古通力合作之意一人荒業則九人共督如其不然則荒業者坐罪而同井之人罪亦如之如此不但稽核之法有所責成亦且保伍之中各有聯絡而少離竄之蹟矣

一籍客戶以蕃丁口

聞有分土無分民苟踐吾土食吾毛而受吾役即吾民也安問土著客戶哉鳳屬當勝國兵亂之後生齒未繁里邑消索高皇帝常遷松常蘇杭嚴紹金處之民以實之占籍坊里世為編民今外郡之人貿易經營於邑中者踵相接頗亦起家欲遷居占籍焉里人不許得非以客之利主之不利乎不知若輩占籍此中則彼剝世業長子孫輸賦均徭與吾共其利亦與我同其勞今不許

則彼歲權子母捆載而歸以其家為內帑以吾邑為泉

府所謂滔滔者如逝波不返也彼受贏我誠受其絀土

人殆未之思耳

但是荒蕪之處人情盡然由年流徙又仰給於他方可謂不怨矣

況每

奉憲檄招拊流移流移尚許占籍乃有力墾種者獨不

之許乎本縣議令凡外郡商賈有置事產而願受廛者

悉許其占籍坊里入仕當差則歸附既多荒蕪自闢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生齒不嵬然興江以南埒乎

故當勝之何者

賦役甚輕故也

一改折贖以資工作

凡擬罪以懲不肖也而律文不尤嚴造意故犯之條乎  
今乃槩為收贖之例彼豪悍之民作奸犯科者曾何愛  
于錙銖且曰吾儘捐橐中金無幾而三尺之加於我者  
止如是而不肖之心豈有懲焉至於貧窘之人誣誤犯  
法者必且質田廬鬻妻子以僅完一罪金矢方入而囊  
篋已罄矣且也出之小民追比不勝苦剝膚入之官帑  
主司不免恣冒濫豈直謂贖鍰所入遂與俸祿同養廉

乎哉今議凡造意故犯徒配者勿槩擬有力有力杖者  
間令納賑稻勿槩折贖錢或與無力者同准其工作所  
限之期如所笞之數以為差以開無主荒田焉則一州  
縣之中計歲所徒杖者不下數什伯計歲所墾之田不  
下數千萬矣

余嘗思祖宗流罪之法不廢而北土之  
田盡墾則國富兵強久矣亦此意也

一役徒夫以供開濬

古者城旦之役原以備工作亦以動其悔悟之心而開  
之生全之路今之徒配者則不然其有力行賄者則倩

保代役官吏染指其間不以差委避則以逃病申其無力者縲紲長羈衣食缺乏徒坐而斃耳徒配非重辟與其瘐死於獄中孰若生全於隴畝之為得耶本縣看得近驛之處每多荒田責令有力農人或殷實馬戶帶領耕作每人日給倉穀二升為飯食之費供役一日准美徒限一日如有親識願助供役者亦准通美總計三百六十工為一年滿即釋放有司核其所墾過田若干畝一歲所入穀若干石而籍記焉除牛種工本所餘量為

該驛廩糧之費庶可免加派於小民也如此不但徒配  
得生全之路而附驛一帶無復蒿萊狐兔之區矣亦開  
荒之一奇也

如此必須驛丞吾輩人為之近錫山有夫  
頭倪某等養徒夫以墾田甚多如此人以

為督郵  
可也

總督漕運巡撫軍門戶部右侍郎兼都御史陳批墾田  
一說處處當行而江北淮南尤急本院數以語人人鮮  
應者得此十議而知天下事任之在人非其人不能任  
即非其人不能言也

亦有非其人而言者  
知言者乃能辨之

該縣有此識

見當遂力行以奠一方之生以為各屬之望本院將樂

觀其成焉

當世寧有幾人非無其人也  
上無其所求不存焉故也

玄扈先生曰凡開墾必當告明屯院行文道府出示禁  
約庶無阻撓北人不知墾田有利于彼以我南人異鄉  
不無嫌忌南北初交定生矛盾四五年後或親或友可  
無爭鬪涿州可為驗矣

凡買地必得成段方圓庶可築園打埂隨高就低耙平  
成田畜水耕種有奸狡之輩不云侵占地畝則云淹壞

田禾易起爭端水溝必得買通庶無阻塞如墾新城地原有徐尚寶開成溝蹟但得府道明文立碑為記可永無阻塞之病矣招來佃戶量其財力撥田少給牛種近地卜居搭橋建閘使居民便於行走此要務也明年開田今年先收買糧食庶佃戶歸心人衆則無餘地也

汪應蛟海濱屯田疏曰海濱屯田試有成效酌議留軍併懇召民兼種以資兵餉以永固重地臣竊見天津葛沽一帶咸謂此地從來斥鹵不耕種間有近河滋潤種

藝豆者每畝收不過二斗臣竊以為此地無水則醵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為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者至今春始買牛制器開渠築堤一時並舉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共五千餘畝內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或種蜀豆或早稻蜀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早稻竟以醵立槁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據副總兵陳燮稟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

葛豆可收四五千石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為膏腴也夫天津當河海咽喉為神京牖戶自倭警震隣開府設鎮署將增兵而其地益重今鯨波雖息內備未忘矧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徹桑之日現在水陸兩營兵尚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內帑俱加派民間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無以給兵臣嘗早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得足食長策然召募之兵非有室

家婦子之助計一夫不過耕種四五畝即畝收三石不  
過六萬石而可墾荒田連壤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盡  
依今法為之開渠以通蓄洩為之築堤以防水滂每千  
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  
石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即以充近鎮之年  
例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  
溢取以灌溉於河無妨白塘以下多地原無糧差白塘  
以上為靜海縣民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

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仍給種於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國家萬世之利哉惟是地廣則墾治之難田多則耕種之難又招徠數千家而後能任數千頃之地必羣聚數萬之人而後能供數十萬畝之耕如地方十里為田五百四十頃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深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堤以防水滂高厚各七尺又中間溝渠之制條分縷析大約用夫六十萬人而後可以成功

河中起土築堤之餘四倍於堤又四十九分堤之五

不知安無論北人慵惰憚於力作即有南方善耕之人  
在何處誰能集衆裹糧百十為羣越數千里以從難成之役其  
富商大賈衣輕乘肥操奇贏坐收三倍又誰肯捐數萬  
金之資以勞形哉此闢地生財之說雖屢厯廟議而未  
睹成績也臣今為計惟有用軍墾田以田分民軍能墾  
而不能盡種民能種而不必自墾軍有月糧而無僱值  
之費民無勞役而享可耕之田然後趨之若流水應之  
如赴聲策無便於此者然非見在水陸兩營之兵所能

獨成也彼以四千之衆勤力於二萬畝之耕又三農之餘無廢其坐作擊刺之條其操畚鍤而從事於濬築所就能幾何哉

欲成此非勸誘富民不可此禹舊法也軍墾民種而大半收之此為何法哉

臣

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計左右兩營軍共六千併水陸兩營之兵總得萬人除人各耕種外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邊地殷實居民及南人有資本者聽其分領承種少或五十畝多不過一二頃悉令倣照南方取水種稻本年開耕姑免起科以償

其牛種器具之費次年每畝定收稻米五斗以後永為

世業其軍兵自種五畝每名定收稻米一石五斗

如此重稅

民必不來則軍為徒勞矣其有父兄弟願領種餘田聽各營中軍

總哨及天津三衛官舍有率其子弟童僕願領者聽誰

領者固宜旋舉旋廢總之多不許過二頃數年之後荒地漸闢各

軍兵且屯且練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

安邊境狼烽長靜兩營官軍常留屯可也萬一邊釁可

虞復調春秋遞防可也至於米粟漸多可支邊鎮之年

例民居漸廣可實海邑之版圖并一切署置調度事宜  
容職次第區畫具奏非可以一端盡也先是二十五年  
春戶部奏覆天津巡撫萬世德題天津開田一事查山  
東之長島遼東之千家庄俱係海墩曠地

此皆海島而  
諱言之曰海

墩其實海島  
何妨屯守哉

近因倭警撥調軍士且耕且防不踰年而

各獲萬計又查得天津沿海一帶節該科臣戴士衡徐

元正並題膠河水淡可樹嘉禾撫按設法招墾

此策良  
是勝汪

公遠祇因連值兵荒官無餘餉民無餘力坐是因循日

久竟未奏效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天津海防巡撫都御史督行各該兵備道即將各哨上環海荒田地南自靜海北至直沽永平等處并諭遠近軍民人等各自備工本儘力開種官給印照世為己業成熟三年之後方許收稅酌量本地所獲花利每畝上地納穀一斗中地六升下地三升另項收貯專備海防餉費此外不許別項科擾如有力大能開墾鑿池濬溝築堤建閘並隨便經理不相牽制每歲終撫臣躬親巡督果有成效如長山

島千家庄之補助軍餉者即分別墾田多寡輸餉厚薄酌議賞格徑自舉行至於有力大能捐本倡率者另題優叙庶幾人自勸勉地闢而根益增兵農兼濟上下相資計無善於此矣

沈一貫山東營田疏曰臣聞軍國之需最先足食生財之道貴在聚民頃因倭氛颺起海防戒嚴創設天津登萊巡撫以圖戰守更責內地巡撫計處兵食器械以資接濟今山東巡撫缺蒙特允以尹應元往彼整飭之臣

查其舊勅山東巡撫原有營田一事後亦具文而不行  
今日時務特宜重此臣請皇上於勅書內特許便宜則  
可望山東一省不請戶部不派小民而自裕其海防之  
資臣惟山東古齊魯地春秋時管仲擁魚鹽之利通財  
積貨獨稱富強至今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輔其君桓公  
尊王室攘夷狄為五霸首自秦皇帝則乾黃腫負海之  
粟矣今登萊則古黃腫也其  
裁粟狼戾苦無  
所洩民甚病之延至漢時尚稱十二之國餉饋關中冠  
帶天下何其雄也乃今則僅僅裁自給而司農悉仰之

江南該省甫一防海輒告不足甘棄沃饒坐視匱乏此  
豈無土哉無人故耳該省六府大抵地廣民稀而迤東  
海上尤多拋荒謂宜脩管子之法管子曰凡有地牧民  
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闢舉則民  
留處今日之事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

吏部所選  
何官其官

所幹  
何事

將該省荒蕪土地逐一查覈頃畝的數多方招致

能耕之民如江西福建浙江山西及徽池等處不問遠  
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為之正疆定界署置

安插辯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語云荒田不耕纔耕便爭必嚴輯土人而告戒之毋阻毋爭凡拋荒積逋一切蠲貸與之更始或聽和買或聽分種其新籍之名則為編戶排年為里為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藉為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為之淘濬溝渠內接

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于其間米多  
價平則鳴吠相應不煩遠輸而獲利已多海渠交通則  
商賈至來魚鹽肆出而其利益廣不出數年可稱天府  
夫本地自稱富庶足以省司農請發之煩免百姓加派  
之苦紓九重東顧之憂增環海長城之重矣今第有司  
安循常而憚改作居民席世業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  
主籍原無拋棄田皆耰鋤曾何荒蕪而不知東人之習  
為惰農也已久即所謂主籍耰鋤者悉皆鹵莽滅裂而

與荒蕪正等耳

海內盡然即南人亦未免此

高允有言方一里田三

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三百二十萬斛況其廣者乎東土之貨棄於地東人之力藏於身安能如新集者勤而相勸以復周漢之齊魯哉是事也宜專責巡撫之力擔勇任而令巡按以時稽察之且重司道之選如近日霍鵬之在肅州以墾田間豈乏其人可令各舉而用之以為率且精有司之選如先年申其學趙蛟楊果輩皆勤敏精

幹治邑如家豈乏其人宜不限科貢異流而器使以為  
長不必別立農官就府縣見職可以責任不許別請錢  
糧就本省倉庫可以通融事本不難得人即易數年前  
鄭汝璧巡撫此地有其志矣而被流言以去美業不終  
臣甚惜之皇上奮誅島夷海內方喁喁嚮風樂趨王事  
况招狹鄉之民以就寬鄉之地人心所欲因民之利而  
利事亦不勞管仲之事功雖不足為天下士大夫願而  
姑取救時亦當有奮然而任者

思文后稷亦  
不足願歟

且聞江北

畿南可墾甚多又不特山東為然也以此風之利可益開矣奉聖旨今財匱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只圖那借別省搜索窮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便行與山東巡撫督率有司著實修舉還著巡按御史稽查勤惰以行賞罰都添入勅內永遠遵行

附耿橘開荒申曰常熟縣為設法開墾荒田以裕民生以裨國計事竊照本縣坐濱江海田地高下不齊肥脊

叅半兼以賦役繁重民生游惰以故田多荒蕪蕭條滿  
野然非土性之荒也水利未修旱澇無備荒者且歲有  
益焉則熟之難流移未還勞來未至則熟之難積逋未  
豁原主告爭民雖有欲懇之心鮮不蛇豕視則熟之難  
風俗頹敗邪行交作民不務本則熟之難查萬厯二  
十八九兩年間前任趙知縣清勘坍荒有二項焉一曰  
板荒一曰坍江闔縣四百八十四里內勘出舊板荒田  
地一萬二千四十三畝一分九釐八毫於內蘆葦荒田

地七百一十九畝六釐四毫茭草荒地四千八百六十七畝六分九釐九毫又新荒田地一萬九千二百五十二畝九分八毫又勘出坍江田地并高明坍沙二萬三百五十八畝七分五釐坍江沈淪遂將槩縣存留米抵補板荒隰畛具存復熟有待第入未限緩徵蘆葦則每已米一石祇徵銀二錢五分茭草每已米一石祇徵銀一錢二分五釐並不派其本色已經詳允立石矣卑縣自愧綿才無能彷彿萬一而民生國計攸關不敢不

盡其犬馬之愚試以荒田言之本縣錢糧太重催徵屬  
第一難事但有緩之一字即斷斷乎不可徵矣自二十  
九年勘緩之後及今又四閱禩矣不聞有荒者之復熟  
第見有熟者之告荒何耶一冒荒名幸脫徵輸視其田  
為身外之物頻年莽莽而弗之恤即草澤之利竊取私  
收猶畏乎人知而稼穡之事東作西成遂絕於南畝年  
復一年人效其人將安所窮耶卑縣查勘水利遍詣各  
鄉遂設為方畧招民開墾一如左列款斷不少變毫芒

此令一申未及半月即據二十五等都七等畝民陳福黃表等來告共願墾田俱發開荒多者念畝少者十畝最少者五畝俱註名荒田冊中嗣今已往將開墾之人日益衆荒蕪之地日益開民生國計兩有裨乎至於坍江一項雖糧經豁免而土之在水原無喪失有坍則有漲此坍則彼漲其常理也合無清查沿江自白茆一帶凡有新漲之田俱令計畝陞科若荒田中果有沙瘠不堪耕種者即以此糧補之而荒糧即與豁免期於不失

原額而已

坍者熟田漲者白塗漸以成蕩故抵補不盡

一招撫流移入戶

錢糧之重也差役之繁也水旱之無救也民未有不流徙他方者田地拋荒職此之由合無刊刻告示遍揭各鄉令其宗族親戚里排公正人等轉相告布招致歸耕歸者必曲為安全務俾得所

一盡豁積逋

查得荒田一項戶係逃絕糧從緩征自二十九年勘緩

以至於今實未嘗有釐毫之輸納也二十九年以上又可知矣積欠如是民雖有告墾之心實有所懼而不敢前即本縣諭以免追亦有所疑而不敢信是荒田無復熟之期即糧無可完之日矣合無明給帖文凡荒糧在二十九年勘緩之列者今以往盡免追徵今而後照開墾事例三年半稅五載全科乃大張告示俾百姓家喻戶曉如是則疑懼釋而胥胝集矣

一酌給牛種

小民應詔來耕也有有牛種者亦有無牛種者乃濟農倉穀當此春日正出陳易新之會也合無畧做古人補助之遺意查開墾小民委無工本及無大戶借給者許赴縣告濟量其墾田多寡工力難易酌給濟農倉穀作牛種之資仍令該區大戶保領至秋成後祇照原數還倉不追耗利

一矜免雜差

告認告墾之民悉蠢愚孱弱可矜之民也其里排總甲

塘圖等項雜役本縣斷不差用而里排總甲塘圖等役  
奸民不無乘機索詐者如解軍巡邏挑河築岸諸名色  
是已合無明給帖文為照一切雜差悉從矜免如有前  
項人等欺其愚弱或勞其筋力或科其毫釐者許執帖  
赴縣口稟即將前項人等從重究擬  
一禁絕豪強兼并

荒田之為荒也久矣原戶何在而任其莽莽若是積欠  
若是夫荒而棄之熟而收之人任其勞已享其利此奸

民故智而告墾者之所以不來也合無大張告示令新舊板荒各原戶赴縣告認要將某區坵原田若干自某年拋荒今來認墾某年半稅某年全徵一一認明以後按所認年分催科其無人告認者許別戶告墾要將某區某坵某業戶田若干一向拋荒今來告墾某年半稅某年全科一一告明給帖為照發該區公正督領開墾以後照所墾年分催科如是而成熟之後復有原戶告爭告絕告贖者即豪強兼并之徒也此法立而崇本務

實之人將安心芟柞草其有墾乎

一禁占蘆葦茭草微利

板荒荒也蘆葦茭草猶之乎荒也乃有等惰民嬾戶不為久遠長慮逐茭蘆之微利棄稼穡之大寶不惟自不力墾抑又忌人之墾究其心不過借荒名以追錢糧挾小利而懷苟安致令土田漸躋於石版闌閭日入於蕭條國計歲虧乎正額如之何其可者合無大張告示凡蘆葦茭草等地悉令開墾復熟即有原戶私占者並許

別戶告墾有原戶恃頑不容別戶告墾者許該區公正呈舉究治

一明定稅期

三年半稅五載全科凡開荒者類然而吏書作弊或未及應稅之期而出帖勘查良民受其擾及其逾應稅之期而沈匿不舉奸民專其利合無於帖文內刊載五等年分照依原來斗則填註某年免稅某年起稅某年免稅若干某年起稅若干某年全科若干一樣二紙合同

用印一給業戶備照一落該房粘卷仍挨順年月編成字號以便查考使小民知稅科一定奸者不得幸免良者無他煩費各各安心畢力也

更宜議寬寬則勝於久荒萬萬矣

一分任各區公正

公正者糧長之別名一區之領戶也前官查理坍荒及催徵錢糧率用此輩此輩亦稔熟土性民情況且保惜身家每規畫調度小民視以為從違故開荒之事非責成此輩不可合無將各區荒田以十分為率分別難易

著該管公正分投督開或以身先或借工本或多方招徠每年限田若干務在開完三年之後必於無荒凡告認告墾告討牛種之真贋與夫開墾之虛實及秋後還倉等事一一委之有能盡心竭力悉闢荒蕪者本縣量行獎賞若玩愒不忠及有虛冒情弊者定按法究治  
一驅打行惡少歸農

打行之風本縣頗盛凡愚民有報讐復怨之事爭接其黨查得此輩皆係無家惡少東奔西趨之徒合無密拏

渠魁及被人告發者枷示之後發於各區開荒仍著該區公正收管季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約會聽講夫枷示以殺其飄揚跋扈之氣開荒務使有恒產恒心之歸此變易風俗之一道而草亦有墾矣但以重農之意復祖宗流罪之法則此數輩皆可歸農否者則空言也

一驅賭博遊手歸農

賭博之事蕩敗之媒盜之胚胎也本縣此風頗盛合無密拏開場者相客者枷示及被人告發者悉發各區開

荒仍著大戶收管季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  
約會聽講夫重懲開場相客則勾引無人而又并驅歸  
農以約其散漫之身而抑其狂惑之志庶此風可變而  
草亦有壅矣

一驅販鹽無藉歸農

本縣地濱江海兼以白茆許浦福山三丈諸港與通泰  
海門各鹽場徑對風帆一指俄頃可達且於彼每鹽一  
觔價不過一釐幾毫於此則五六釐矣且於彼衣布米

豈之屬咸可相質於此則銀錢始售矣無耕耨獲刈之  
勞而立享數倍之利此販鹽者之所以紛紛也卑縣除  
一面責令巡鹽主簿巡檢司巡檢以至本縣練兵福山  
把總等官各嚴緝拏外除拒捕者斬絞列械者追配毫  
無姑息外其小船無械與無船有鹽等小販合無杖之  
以懲其過發之開荒以遂其生仍令該區公正收管季  
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約會聽講夫大販必  
除小販歸耕日漸月化草亦有墾矣

一驅訟師扛棍歸農

俗之敝也訟師扛棍互相為市此輩多係無家窮棍合無懲創之後發於各區開荒著落公正收管每季終赴縣遞改行從善結狀仍隨鄉約會聽講夫重之刑威以革其面驅之耕種以物其身刁狡無良之念將銷鎔於南畝而草亦有墾矣

按朕橋號藍陽萬歷三十四年仕  
常熟知縣水利荒政俱為卓絕

農政全書卷八